

辩证审视“视觉冲击力”现象

■陈玉

当今书法创作中,视觉冲击力已然成为一项重要的审美标准。以视觉冲击力为导向的书法创作强调直接的感官刺激和直觉审美,迎合了大众“追奇尚异”的审美心理,同时,也反映了中国传统书法从实用为主向欣赏为主的价值转换。当下以视觉冲击力为导向的书法创作究竟是审美的“降级”,还是书法发展到当代的审美“变迁”?这是一个值得当代书坛关注探讨的问题。

以视觉冲击力为导向的书法创作现象

概括来说,以视觉冲击力为导向的书法创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突出表现。

一是夸张的造型与变形。部分作品为追求强烈视觉效果,过度强调对比关系。将汉字肆意拉伸、扭曲,笔画粗细对比极端,结构比例失调,完全背离了传统书法平衡、匀称、和谐的法度规范。

二是丰富的色彩运用。一些书法创作摒弃传统书法以墨色的浓淡干湿表现韵味与意境的方式,将书法与绘画色彩元素相结合,导致色彩的过度介入削弱了笔墨作为书法核心表现力的地位,使书法沦为色彩的附庸。

三是奇特的章法布局。当代形式构成派书法嫁接东方笔墨与西方现代美术观念,强调形式的本体首要性,用线的空间分割和块面冲突营造强烈的视觉刺激感,导致书法失去内在韵律与连贯性。

四是巨幅榜书的展厅呈现。巨幅榜书创作以尺幅巨大、笔触夸张和视觉冲击力强烈为特征,成为近年来展览热点。这种呈现方式虽带来视觉震撼,但也容易使书法创作陷入追求形式宏大而忽视内涵深度的误区。

五是西方艺术观念的置入。某些“现

代书法”作品将汉字拆解得支离破碎,以抽象方式呈现。虽视觉冲击力强,却难以感受书法蕴含的文化内涵与审美韵味,使书法失去其作为文化符号的独特意义。

审美“降级”与“变迁”的辩证审视

审美“降级”之虞

一是忽视书法艺术的文化内涵。当下以视觉冲击力为导向的书法创作往往将书法与文化割裂,只注重作品的外在形式,忽视书法艺术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使书法作品成了一种空洞的形式符号,失去了其应有的文化价值与精神内涵。

二是破坏书法艺术的审美传统。当下一些书法创作对传统审美体系与创作规范肆意破坏,如得不到有效遏制,书法艺术将失去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与审美价值,陷入一种低俗、混乱的发展状态。

三是误导大众的审美观念。大众在接触此类作品时,往往会被其强烈的视觉效果所吸引,而忽视书法艺术真正的审美内涵。长此以往,大众的审美观念将变得浮躁、浅薄,这对于书法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审美“变迁”之机

一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文化背景与审美需求,书法艺术作为时代的产物,也必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变迁。当代社会,人们的审美观念更加多元化、个性化,当代书家的内心体验更为丰富、情感更加激烈,以视觉冲击力为导向的书法创作,正是当代书家对时代审美需求的一种回应,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书法的束缚,为书法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

二是对表现空间的拓展。传统书法

主要以笔墨纸砚为工具,通过线条的变化

来表现艺术美感。而当下以视觉冲击力为导向的书法创作借鉴其他艺术形式的表现手法与创作理念,拓展了书法艺术的表现空间,满足了不同观众的审美需求,为书法艺术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三是促进书法艺术的国际交流与传播。以视觉冲击力为导向的书法创作,由于在形式上更加接近西方现代艺术的审美标准,更容易被国际社会所接受与理解。这种创作倾向有助于打破书法艺术在国际传播中的文化障碍,提升中国书法艺术在国际文化领域的影响力。

当代书法发展之思

不难发现,当代书法发展的核心问题仍然是传统书法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通过审视当下以视觉冲击力为导向的书法创作现象,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方面的启示:一是多元审美生态的构建。当代书法应在审美多元化前提下,书写反映时代气息的正大书风。同时,应警惕审美风格单一化,构建多元、包容、充满活力的书法审美生态。

二是厚植传统沃土。当代书家应深入传统,将书法与诗词、绘画、哲学等结合,提升文化内涵与艺术境界,避免脱离传统陷入“无根创作”状态。

三是注重精神内涵与文化深度。书法作品应传达情感、思想、文化,将个人情感体验、文化素养融入创作,使作品具有深厚文化底蕴与精神内涵。四是促进交流融合创新。应鼓励书法创作者加强与其他艺术形式的交流融合,通过不同艺术形式的碰撞交流激发创新思维,为书法创新发展提供更多可能。

当下以视觉冲击力为导向的书法创作



金农 佛像轴 133×62.5cm 纸本
天津博物馆藏

既存在着审美“降级”的隐患,也体现了审美“变迁”的趋势。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归结为审美的“降级”而全盘否定,也不能盲目地追求这种创作倾向而忽视书法艺术的传统与内涵。我们应该以辩证的眼光看待这一问题,在坚守传统的基础上,创作出既具有时代特色又蕴含深厚文化内涵的优秀作品,推动书法艺术在当代社会健康发展,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挖掘传统文化优秀基因的力量

■李洪元

流行文化,传统文化,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社会整体审美素质。这几个词,不断地在我的脑海中冲撞。

先说一个人,齐白石。齐氏的画风,开始并不是那个样子。他北漂之后,据说是学八大山人的风格入市,可是当时并不受欢迎,门庭冷落。后听陈师曾之劝,自出新意,把画的风格从冷逸荒寂转变成热烈明快,仍然是生活中的花草和物件,加上大红大绿的色彩,甚至独创了红花墨叶的组合,就变成极具生机、极富喜庆的样子,活泼泼,水灵灵,人见人爱。神韵中所饱含的自然生机和昂扬力量,恰恰是当时京师的人们所共同向往的。

黑格尔说,艺术美高于自然。齐白石就是从自然中捕捉素材,通过艺术提纯,创作美术作品,并能在其时代和后时代恒久流行。他就是一个使流行文化兼容传承更多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实践者,说他在完成这个实践的过程中促进了社会整体审美素质的提升,不为过。齐白石的这次文化实践是成功的。

凡成功的文化实践者,和他所创造的艺术作品,都是有穿透力的,能影响不同

时代的社会整体审美素质。这种作品就其延伸价值来讲,本身就是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其优秀程度,决定了其在后时代所能得到传承的广度。

历史地看,就着各种文化艺术门类不断代际演变,全社会也在跟着这些文化热闹作着呼应和舞动。一个时代的社会整体审美素质也就形成了。

我们看晋代的草书,都是那个风格,美不染尘俗,江左风流,清谈,玄学,上有所好,下有所效,这些同一时代背景下的共情因素,决定了一个时代的文化艺术的总体审美标准和样式。而唐代尚法,法度是第一的。无论是诗还是书法,还是社会治理,都是那样丰满、威仪和谨严。宋代则是尚意,看看,诗变成了词,章法从规范的五言、七言,变成了长短不一的句子,以文治国的理念,在于一种宽松的治理环境。这些审美,都有当时官方的管理导向。官方的管理导向,是推动社会审美发展的一只手。文化精英们创作风格的导向,民间文艺群体向往力量的跟进,是推动社会审美发展的另一只手。

当下的流行文化,是一个泛化的名

词,加上流行二字,就附带了一个定语。流行的东西,不一定都是好的。需要加以引导,才能成为补养时人的文化养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是取之不尽的粮仓,对于流行文化的改良和优化,如白酒之酒基。

如何让中华优秀传统瑰宝造福国人,这些年国家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把各类博物馆向人民免费开放。我们写书法,把玩手中的名帖,每每会看到上面密密的递藏印,那些印章,哪一个是普通人的呢?只有在当今新时代的中国,才能在富足的生活闲暇,不但能得到大量的前代的名帖,更能在各大官方博物馆中,经常免费看到在历史上只有达官显贵才能看到的书画真迹,这是新时代人人都可以享受到的权利和福利。

郑振铎在《文学大纲》序言中这样说,“文学是没有古今界的;希腊的戏曲,至今还为我们所称赏,2000余年前之《诗经》,至今还为我们所诵读,《红楼梦》写的是18世纪的一个家庭的事,狄更斯、莎克莱写的是六七十年前的英国,陶渊明抒写的是六朝时所感生的情绪,亚摩客耶须唱的是中世纪时所感生的心怀,然而他们却同样

地能为后来各时代的人所了解,同样地能感动了后来的各时代的无量数的人。”

这是传统文化优秀基因的力量。这种力量,能横向穿越空间的阻隔,超越于国界与种族之外;纵向则能穿越时间的久远,超越于光阴迭代之外。

这种兼容与传承,来自其时代社会整体审美素质和发展趋势,对于艺术形式及艺术品的筛选与取舍,反过来说,其时代社会整体审美素质也在这些文化精英们伟大的作品感召和影响下,得到新的提升。

老子说,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善数不用筹策,善闭无关楗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说的就是这个理。

当代由谁来完成这个任务?我觉得,需要文化部门、教育部门、各个协会积极组织和科学引领,需要民间在各个领域有影响力的文化创作者们积极作为,吸收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为人民服务,为时代服务,不断创作精品力作。也需要线上线下各种文化阵地不断强化精品意识,播种优秀基因,对作者们进行正确导向和正向激励,来共同推动好作品形成聚合效应,进而不断提升社会整体审美素质。